

十三經

十

三

經

毛詩注疏卷六

漢鄭氏箋

唐陸德明音義

孔穎達疏

國風

王

序黍離閔宗周也。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。過故宗廟

宮室。盡為禾黍。閔周室之顛覆。彷徨不忍去。而作是

詩也。**箋**宗周。鎬京也。謂之西周。周王城也。謂之東周。

幽王之亂。而宗周滅。平王東遷。政遂微弱。下列於諸

侯。其詩不能復雅。而同於國風焉。

音義

離如字。說文作耦。過古臥

反。又古禾反。覆芳服反。彷徨音皇。鎬胡老反。復扶又反。而同於國風焉。崔集注本此下更有猶尊

之故稱王也。**疏**正義曰。作黍離詩者。言閔宗周也。周

今詩本皆無。歷故時宗廟宮室。其地民皆墾耕。盡為禾黍。以先王

宮室。忽為平田。於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顛墜覆敗。仿

徨省視。不忍遠去。而作黍離之詩。以閔之也。言過故

宗廟。則是有過。因過舊墟。非故詣宗周也。周室顛

覆。正謂幽王之亂。王室覆滅。致使東遷洛邑。喪其舊

都。雖作在平王之時。而志恨幽王之敗。但主傷宮室

生黍稷。非是追刺幽王。故為平王詩耳。又宗周喪滅

非平王之咎。故不刺平王也。彷徨不忍去。敘其作詩

之意。未必即有宗周而作也。言宗周宮室盡為禾黍

章首上二句是也。閔周顛覆。彷徨不忍去。三章下八

句是也。言周大夫行役。至於宗周。敘其所傷之由。於

經無所當也。**疏**正義曰。鄭先為箋而復作譜。故此箋

與譜大同。周語云。幽王三年。西周三川皆震。是鎬京

謂之西周也。即知王城謂之東周也。論語孔子曰。如

有用我者。吾其為東周乎。注云。據時東周。則謂成周

為東周者。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。自是以後。謂

王城為西周。成周為東周。故昭二十二年。王子猛入

于王城。公羊傳曰。王城者何。西周也。二十六年。天王

入于成周。公羊傳曰：成周者何？東周也。孔子設言之時，在敬王居成周之後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，故知其為東周。據時成周也。此在敬王之前，王城與鎬京相對，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。周本紀云：平王東徙洛邑，避戎寇。平王之時，周室微弱，諸侯以強并弱，齊楚秦晉始大，政由方伯。是平王東遷，政遂微弱。論語注云：平王東遷，政始微弱者，始者從下本上之辭。遂者從上嚮下之稱。彼言十世希不失矣。據末而本初，故言始也。此言天子當為雅，從是作風。據盛以及衰，故言遂也。下列於諸侯，謂化之所及，纔行境內，改教不加於諸侯，與諸侯齊其列位，故其詩不能復更作大雅小雅，而與諸侯同為國風焉。

彼黍離離。彼稷之苗。

傳彼彼宗廟宮室。

箋云宗廟宮室

毀壞，而其地盡為禾黍。我以黍離離時至，稷則尚苗行。

邁靡靡，中心搖搖。

傳

邁行也。靡靡猶遲遲也。搖搖憂無

所愬。**箋**云行道也。道行猶行道也。知我者謂我心憂。

箋

云。知我者。知我之情。不知我者。謂我何求。**箋**云。謂我何

求。怪我久留不去。悠悠蒼天。此何人哉。**傳**悠悠。遠意。蒼

天。以體言之。尊而君之。則稱皇天。元氣廣大。則稱昊天。

仁覆閔下。則稱旻天。自上降鑒。則稱上天。據遠視之。蒼

蒼然。則稱蒼天。**箋**云。遠乎蒼天。仰嚮欲其察已言也。此

亡國之君。何等人哉。疾之甚。**音義**搖音遙。愬。蘇路反。蒼

雅云。春為蒼天。莊子云。天之蒼蒼其正色邪。昊。胡老反。

夏為昊天。字書從日。亦聲。亦音工。老反。旻。密巾反。閔也。

秋為旻天。**疏**正義曰。鎬京宮室毀壞。其地盡為禾黍。大夫行

秀。彼宗廟宮室之地。又有稷之苗矣。大夫見之。在道而

行。不忍速去。遲遲然而安舒。中心憂思。搖搖然而無所

告訴。大夫乃言。人有知我之情者。則謂我為心憂。不知

我之情者。乃謂我之何求乎。見我久留不去。謂我有何

所求索。知我者希。無所告語。所誦之於天。悠悠而遠者。彼蒼蒼之上天。此亡國之君。是何等人哉。而**傳**正義曰。序云。宗廟宮室。盡爲禾黍。故知彼黍似稷。是宗廟宮室之地。黍與稷也。作者言彼黍。彼稷。正謂黍稷爲彼耳。傳言彼宗廟宮室者。言彼宗廟宮室之地。有此黍稷也。**箋**正義曰。言毀壞者。以傳文質略。嫌宗廟尚存。階庭生禾黍。故辨之。湛露傳曰。離離垂然。則黍離離。亦謂秀而垂也。黍言離離。稷言苗。則是黍秀。稷未秀。故云。我以黍離離時至。稷則尚苗。苗謂禾未秀。出車云。黍稷方華。則二物天時相類。但以稷比黍。黍差爲植。故黍秀而稷苗也。詩人以黍秀時至。稷則尚苗。六月時也。未得還歸。遂至於稷之穗。七月時也。又至於稷實。改易。黍則常云離離。欲記其初至。其所更見。稷則穗實。改易。黍則常云離離。欲記其初至。故不變黍文。大夫役當有期而反。但事尚未周了。故也。**傳**正義曰。邁行。釋言文。靡靡。行舒之意。故言猶遲遲也。釋訓云。遲遲。徐也。戰國策云。楚威王謂蘇秦曰。寡人心中搖搖然。如懸旌而無所薄。然則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。故爲憂思無所愬也。**箋**正義曰。行道也。道行猶行道。今定本文當如此。傳訓經之邁以爲行。箋又訓經之

行以爲道。嫌相涉。故又釋之云。道行猶行道也。**傳**正義曰。釋詁云。悠。遠也。故知悠悠。遠意。釋天云。穹蒼蒼天。李巡曰。古時人質。仰視天形。穹隆而高。其色蒼蒼。故曰穹蒼。是蒼天以體言之也。皇君也。故尊而君之。則稱皇天。昊。大貌。故言其混元之氣。昊昊廣大。則稱昊天。旻。閔也。言其以仁慈之恩。覆閔在下。則稱旻天。從上而下。視萬物。則稱上天。據人遠而視之。其色蒼蒼然。則稱蒼天。然以經傳言天。其號不一。故因蒼天而總釋之。當有此文。不知出何書。釋天云。春爲蒼天。夏爲昊天。秋爲旻天。冬爲上天。李巡曰。春萬物如生。其色蒼蒼。故曰蒼天。夏萬物盛壯。其氣昊大。故曰昊天。秋萬物成熟。皆有文章。故曰旻天。冬陰氣在上。萬物伏藏。故曰上天。郭璞曰。旻猶愍也。愍萬物凋落。冬時無事。在上臨下而已。如爾雅釋天。以四時異名。此傳言天。各用所宜爲稱。鄭君和合二說。故異義同號。今尚書歐陽說。春曰昊天。夏曰蒼天。秋曰旻天。冬曰上天。爾雅亦云。古尚書說與毛同。謹案尚書堯典。羲和以昊天總勅以四時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。左傳夏四月孔丘卒。稱曰旻天不弔。非秋也。玄之聞也。爾雅者。孔子門人所作。以釋六藝之言。蓋不誤也。春氣將施。故以廣大言之。夏氣高明。故以遠大言之。秋氣或

生或殺。故以閔下言之。冬氣閉藏而清察。故以監下言之。皇天者。至尊之號也。六藝之中。諸稱天者。以情所求之耳。非必於其時稱之。浩浩昊天。求天之博施。悠悠蒼天。求天之高明。旻天不弔。求天之生殺。當得其宜。上天同雲。求天之所為。當順其時也。此之求天。猶人之說事。各從其主耳。若察於是。則堯命羲和。欽若昊天。孔丘卒稱旻天不弔。無可怪耳。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。爾雅春為蒼天。夏為昊天。歐陽說春為昊天。夏為蒼天。鄭既言爾雅不誤。當從爾雅。而又從歐陽之說。以春昊天。夏蒼者。鄭爾雅與孫郭本異。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。即言爾雅亦云。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。雖蒼昊有春夏之殊。則未知孰是。要二說理相符合。故鄭和而釋之。**箋**正義曰。止月云。赫赫宗周。褒姒滅之。亡國之君者。幽王也。史記宋世家云。箕子朝周。過殷故墟。城壞生黍。箕子傷之。乃作麥秀之詩。以歌之。其詩曰。麥秀漸漸兮。禾黍油油兮。彼狡童兮。不我好兮。所謂狡童者。紂也。過殷墟而傷紂。明此亦傷幽王。但不是主刺幽王。故不為雅耳。何等人猶言何物人。大夫非為不知而言何物人。疾之甚也。

彼黍離離。彼稷之穗。

傳

穗。秀也。詩人自黍離離。見稷之

穗。故歷道其所更見。行邁靡靡。中心如醉。**傳**醉於憂也。

知我者。謂我心憂。不知我者。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。此何

人哉。**音義**穗音遂。更音庚。

彼黍離離。彼稷之實。**傳**自黍離離。見稷之實。行邁靡靡。

中心如噎。**傳**噎。憂不能息也。知我者。謂我心憂。不知我

者。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。此何人哉。**音義**噎。於結反。**疏****傳**正義

咽喉蔽塞之名。而言中心如噎。故知憂深不能喘息。如噎之然。

黍離三章章十句

序君子于役。刺平王也。君子行役無期度。大夫思其

危難以風焉。**音義**難。乃旦反。下注同。風。福鳳反。**疏**正義曰。大夫思其危難。謂在

之大夫。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。君子行役無期度。二章上六句是也。思其危難。下二句是也。

君子于役。不知其期。曷至哉。

箋

云。曷。何也。君子于往行

役。我不知其反期。何時當來至哉。思之甚。雞棲于埽。日

之夕矣。羊牛下來。

傳

鑿牆而棲曰埽。

箋

云。雞之將棲。日

則夕矣。羊牛從下牧地而來。言畜產出入。尚使有期節。

至於行役者。乃反不也。君子于役。如之何勿思。

箋

云。行

役多危難。我誠思之。

音義

曷。寒末反。棲。音西。時。如字。本亦作埽。音同。爾雅同。玉篇時

理反。鑿。在各反。畜。許又反。

疏

正義曰。鑿牆而棲曰埽。釋宮文也。又云。雞棲於杙為桀。李巡曰。別雞所棲之

名。寒鄉鑿牆為雞作埽曰埽。

君子于役。不日不月。曷其有佸。

傳

佸。會也。

箋

云。行役反

無日月。何時而有來會期。雞棲于桀。日之夕矣。羊牛下

括。**傳**雞棲于杙為桀。括至也。君子于役。苟無飢渴。**箋**云。

苟且也。且得無飢渴。憂其飢渴也。

音義

估戶括反。說文口活反。韓詩至

也。括古活反。弋本亦作杙。羊職反。或音羊特反。

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

序君子陽陽。閔周也。君子遭亂。相招為祿仕。全身遠

害而已。**箋**祿仕者。苟得祿而已。不求道行。**音義**遠。于

疏

正義曰。作君子陽陽之詩者。閔周也。君子之人。遭此亂世。皆畏懼罪辜。招呼為祿仕。冀安全已身。遠

離禍害。已不復更求道行。故作詩以閔傷之。此敘其招呼之由。二章皆言其招呼之事。**箋**正義曰。君子仕

於朝廷。欲求行己之道。非為祿食而仕。今言祿仕。則是止為求祿。故知是苟得祿而已。不求道行也。

君子陽陽。左執簫。右招我出房。**傳**陽陽。無所用其心也。

箋笙也。由。凡也。國君有房中之樂。**箋**云。由。從也。君子祿

仕在樂官。左手持笙。右手招我。欲使我從之於房中。俱在樂官也。我者。君子之友自謂也。時在位有官職也。其

樂只宜。**箋**云。君子遭亂。道不行。其自樂此而已。**音義**簫

皇。樂音洛。注且樂和樂及下章。**正義**曰。毛以為君子

同。且。子徐反。又作且。七也。反。**正義**曰。祿仕賤職。招呼其友。

此君子之友。陳其呼己之事。言有君子之人。陽陽然無

所用心。在於樂官之位。左手執其笙。簫。右手招我。用此

房中樂官之位。言時世衰亂。道教不行。其且相與樂此

而已。鄭唯以由為從。為異。餘同。**傳**正義曰。言無所用心

者。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。策四馬。意氣陽陽。甚自得。則

陽陽是得志之貌。賢者在賤職。而亦意氣陽陽。是其無

所用心。故不憂。下傳云。陶陶和樂。亦是無所用心。故和

樂也。簫者。笙管之中金薄。簫也。春官笙師注。鄭司農云。

笙十三簧。笙必有簧。故以簧表笙。傳以笙簧一器。故云簧笙也。月令仲夏調竽笙箎簧。則簧似別器者。彼於竽笙箎三器之下而別言簧者。欲見三器皆有簧。簧非別器也。若然三器皆有簧。何知此非竽箎而必以為笙者。以笙師備言樂器有笙簧。鹿鳴云吹笙鼓簧。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。本施於笙。言笙可以見簧。言簧可以見笙。故知簧即笙。非竽箎也。此執笙招友。欲令在房。則其人作樂在房內矣。故知國君有房中之樂。此實天子而言。國君者以諸侯亦有此樂。舉國君以明天子。譜云路寢之常樂。風之正經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。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。**義**正義曰釋詁云由從自也。俱訓為自。是由得為從。以招人必欲其從己。故易傳也。此君子之友。說君子招己。故言我君子之友自謂也。此人在位有官職。又男子焉得在房。答曰房中而招人。豈遠乎。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。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。苟免時耳。路寢房中可用男子。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。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。無左右房矣。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。此路寢之樂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。非於正寢作樂也。何

則。王藻云。君日出而視朝。退適路寢。聽政。使人視大夫。大夫退。然後適小寢。釋服。是路寢以聽政。小寢以燕息。路寢非燕息之所也。下箋云。然使從之於燕舞之位。以燕之。明不在路寢也。樂實不在路寢。而諸云路寢之樂者。云路寢房中者。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。繫路寢言之。天官宮人掌六寢之脩。注云。六寢者。路寢一。小寢五。是小寢繫於路寢之事也。天子小寢。如諸侯之路寢。故得有左右房。

君子陶陶。左執翽。右招我由敖。

傳

陶陶。和樂貌。翽。舞也。

翽也。

箋

云。陶陶。猶陽陽也。翽。舞者所持。謂羽舞也。君子

左手持羽。右手招我。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。亦俱在

樂官也。其樂只且。

傳

陶。音逆。翽。徒刀反。敖。五刀反。逆

反。燕。本又作

翽

正義曰。釋言云。翽。舞也。李巡曰。翽。舞

宴於見反。

者所持。翽也。孫炎曰。翽。舞者所持羽也。

又云。翽。翽也。郭璞云。所持以自蔽。翽也。然則翽。訓為翽也。翽。所以為翽。故傳并引之。

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

序

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

人怨思焉

箋

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

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

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疆楚王室微

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

正義

揚如字或作楊木之字非屯徒門反

戍束遇反韓詩云舍思如字沈息嗣反

疏

正義曰不

章章首二句是也屯戍母家次二句是也思者下二

句是也此三者皆是所怨之思俱出民心故以怨配

思而總之

正義曰此刺平王不嫌非是周人而特

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故言周人以列之

諸侯之戍亦由於王諸侯之人所以不怨者時王政

不加於諸侯諸侯自使戍耳假有所怨自怨其君故

周人獨怨王也。車牽白華之序亦云。周人但其詩在雅天下為一。此則下同列國。故須辨之。杜預云。申今南陽宛縣是也。在陳鄭之南。後竟為楚所滅。故知逼近彊楚。數見侵伐。是以戍之。

揚之水。不流束薪。

傳

興也。揚。激揚也。

箋

云。激揚之水。至

湍迅而不能流。移束薪興者。喻平王政教煩急。而恩澤之令。不行于下民。彼其之子。不與我戍申。

傳

戍。守也。申。

姜姓之國。平王之舅。

箋

云。之子。是子也。彼其。是子。獨處

鄉里。不與我來守申。是思之言也。其。或作記。或作己。讀。

聲相似。懷哉懷哉。曷月子還歸哉。

箋

云。懷。安也。思鄉里

處者。故曰。今亦安不哉。安不哉。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。

思之甚。

箋

薪。音新。激。經歷反。湍。吐端反。迅。音信。又蘇俊反。其。音記。詩內皆放此。或作己。亦同。